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九回 脫天羅奇逢患難

詞曰：調寄《惜春飛》 偶到南山逢白額，此際實難籌畫。陌路來到聶提山，樊籠情滯溢。地闊天涯游子怯，□緣幸未相隔。寄語塵中客須識，恩仇報在咫尺。

倬然到監中，正疑心店家為何知我是富按院的女婿，那裡想到，是刁仁要害他的緣故。又想：丈人既問了軍去，鶴仙何故不隨去，卻是何人藏匿了，今日尚在查緝！左思右想，竟想不出其中委曲。當下有個看守禁卒在內，即央他去店中取行李。那人有二十開外年紀，姓尚名義，做人忠厚本分，和顏悅色。此時見倬然央他，即慨然就走。只見外邊又來了一個禁卒，相貌甚惡，此人是君章外甥盛二，乃禁卒頭兒，他受了母舅吩咐來的。當下問尚義那裡去？尚義道替姓鍾的取行李。盛二喝道：「放屁，這是什地方，容易出入自由？你可知道，這裡原是有天無日之處，除了錢財，並不認得人的所在。打帳輕易取行李進來，除非你丈人還在此做按院，方由得你這般性兒！」遂吩咐尚義道：「這是藏匿欽犯的罪人，好生看守。」說罷，出去了。倬然只當付之不睹不聞，長笑一聲道：「今日方知獄吏尊，周勃尚然，何況於我！」暗付身邊還有幾兩銀子，倘或解上司，好做盤纏。索性不與他，憑他怎麼便了。那尚義見盛二去了，便對倬然道：「相公，你請放心，他雖是這樣說，有我在此照管，要什麼，只管對我說。我雖是個禁卒，卻無處不行些方便，我見相公是個斯文人，有心要救你，只是事情大了，無可效力。晚間，我自自有被褥與你睡。」倬然聽了，著實感激他。暗想，此輩中也有好人。身邊遂取幾錢銀子送他，他再三不要，兩個說說話話，倒講得投機。倬然便把查緝富公子的情由，問他是怎麼的？尚義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相公你果不知情的了。咳！可見屈事原有，但我也不知其細，只曉得富老爺問了軍，奉旨夫人、公子都有名的。不想江南回來，說公子被家人姓刁的拐遁了，這邊撫院也是這等回去。後來部駁了，將撫院降三級調用了，丹徒知縣也革了職。定要查緝富公子，所以行文江南、山東地方嚴查，不想相公你撞在這網裡來。」倬然聽罷，才明白這個緣故，必是刁仁拐去了。

正說間，只見盛二又來，看了一會，叫了尚義去，好一會才回來，卻好天色已晚。原來這監裡犯人少，連倬然止得三個。是夜尚義引倬然，辦在外邊一間房裡睡，把自己的被褥，打開鋪好，對倬然道：「相公今晚權睡一睡罷。」倬然道：「多謝！」尚義又說：「待我去收拾晚飯你吃。」倬然道：「今夜不吃，既承美意，有茶借一壺足矣。」尚義道：「有。」遂去烹了一壺茶來，與倬然吃了，他自己另打一鋪，對面睡下。倬然見他悶悶不悅，口裡不住的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！」及至問他，他說自己有心事，倬然也不再問。到了三更天氣，倬然方&』睡去，覺得有一人亂推，吃了一驚，開眼一看，卻是尚義。口裡叫道：「鍾相公起來，我有話說！」倬然見他這般光景，正不知為何！披衣而起，問道：「甚麼話？」尚義道：「那店家與你有仇。」倬然道：「素不相識，仇從何來？」又問：「有個姓王的，與你有仇麼？」倬然道：「也沒有！總是我從未到過此地，焉得有仇人？」我亦正疑那店家為何知我是富按院的女婿？」尚義道：「這個我也不知委曲，只是老實告訴你，那姓王的，與店家是伙計，兩個商議了，要害你性命。那白日裡來發話的，喚做盛二，是那姓沈店家的外甥，他〔叫〕我去計議停當，明日先在官府處，報你有急病，到晚上，要我幫他把你縊死，許我二十兩銀子。我口裡雖應允，心裡卻要想個法救你，所以左思右想，竟不曾睡，特與你說知。」倬然聽了，驚得目瞪口呆！細思這兩人，並〔未〕識面的，因何要害我命，卻從那裡想起？便道：「尚兄，你可救得我麼？」尚義道：「我躊躇再四，別無計策，三十二著，走為上著。我左右父哥俱亡，又無妻室，這監裡就算是我的家，並無罣礙。明晚盛二必親到這裡，難做手腳了。趁今夜天還未明，收拾了行李，和你同走了罷！我有個親戚，在真定府襄強縣住，到那裡另商議計。」倬然道：「你的大恩，使我圖報不盡！」而兩個遂忙忙的將衣服行李，收拾停當。幸而監內，連尚義只得兩個禁卒，那一個，只得十六七歲的孩子，睡得像死人一般，況且又在裡面犯人屋裡，那裡知覺。憑他兩個開了監門而出。東門開得早，挨出了城，不敢從大路走，揀著小路往前，忙忙而行。

那一日，趕到了武城縣，離高唐有站路，心上稍安。可憐倬然何曾走慣路的，沒奈何走了一日，困乏已極。是夜宿於武城旅店中。次早起來，二人都僱了牲口，取路望襄強發進。行了數日，到襄強止隔得四十里地。那一日，貪走了幾里地，走過了宿頭，巴不到前途，天色黑了，見大道旁，有個莊子，地名錦石林，兩個只得進去尋人家借宿一宵，自當相謝。那老兒見倬然是個斯文，連忙答禮道：「你們想是走過宿頭了，此處並無歇店，別家是不肯留的，我那行些方便，留一宿罷。」遂引了二人進來。雖是莊家房子，卻也雅致潔淨。到客位裡，放下行李，坐定。倬然動問他上姓，老兒答道：「賤姓屈。」也回問他二人，倬然隨口答道：「我們姓張。」老屈道：「二位請坐，我去吩咐收拾晚飯吃，待我叫小兒來奉陪。」說罷，往內去了。須臾，他兒子出來，動問了些閒話，遂掌上燈，引二人到東首一間小房裡來，將行李安放炕上。倬然舉目四顧，只見中間一隻桌上，供著一個木主，上寫著：

龍圖再世神明代巡富公長生之位

面前供著一個香爐。倬然便問道：「這個木主，為何而設？」那後生道：「客人，一言難盡，讓我告訴。我喚屈淵，去年在臨清做買賣，遭到一場冤枉，人命盜情的事，監在監中，自分必死。虧了巡按富老爺，私行親訪出了殺人兇身，開釋了我，又賞了盤費，打發寧家。我因感他活命之恩，無門可報，只得立此木主，朝夕辨一炷香拜他。」說完，又歎口氣道：「只是天道不明，這樣好老爺，被喪良心的強盜，打劫了他，失了印，累他遠戍邊方。我前日聞他起身，特趕去送他，也盡我這點下情。不想去得遲了，趕不上。」倬然聽了，知道就是丈人。便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該感激他。」尚義見倬然不說什麼，也便不做聲。倬然此時，見丈人的木主，雖怨他當初的信讓，到底動了翁婿之情，念他從小收養之恩，只管呆呆的，對著木主看，幾至淚下。屈淵道：「尊客莫不與恩主，有些瓜葛的麼？」倬然暗付，此人既受丈人活命之恩，又見他父子俱像忠厚的，料無他慮，便答道：「既是患難中人，不敢相瞞，其實是家岳！」屈淵聽得，連忙叩頭下去，道：「有眼不識泰山，多有得罪。」倬然扯他不住，只得同叩了一首。屈淵道：「天幸相公辱降，使小人見相公，即如見恩主一般。請問相公何往？」倬然遂把真姓名說了，又將前後情由，細述一遍。屈淵道：「天不佑好人，怎麼有這些不如意的事！既如此，相公不必他往，敝處幽僻，小人三年兩載，養得你起，住在此再作計較。」又入內請出其父來，重新見禮。老屈道：「初時不知恩主爺的貴戚，多多得罪！」倬然也謝了一番。那老兒進去，重整酒饌果品之類，不移時，擺上八座就飲。倬然道：「小生今日之遇屈親翁，真可謂患難奇逢。既承高誼，在此也甚安心，只是不知家中消耗，賤內不知回家岳去否？」妻弟不知果的是何人拐遁？每一轉念，食不下嚥。」屈淵道：「不須過慮，過兩日，待小人親赴江南，到府上彩一確信來便了。」倬然道：「若得足下一行固妙，只是攪擾已不當，如何又敢動煩。」屈淵道：「相公休說這話，小人受老爺大恩未報，豈惜這些步履之勞，諒我做來的事，任從驅使便是。」吃完了酒飯，收拾就寢。自此一日三餐，極盡恭敬。

隔了兩三日，屈淵道：「我收拾盤費行囊了，相公你寫下家書，小人明早就起身了。」倬然見心，真心肯去，當下寫就家書。果然屈淵次早要了書，往返一月有餘，回來了。打聽得富小姐不肯改嫁，隨往戍所的話，又說家事是富方管理，公子確是什麼刁仁領了去，只是目下為公子的事，著實嚴急，富管家竭力支持，費了好些錢鈔。我為此不敢到府上投家書，只在鄰近打聽了此信來，原書帶回，相公急切斷不可回去。倬然聽得小姐的信，心如刀割，不覺慘然淚下。尚義勸解，終不能釋然，當下致謝了屈淵。是夕，賦律詩一首，而寄所懷。詩曰：

幾載天涯客，寧忘鼓瑟人，
端莊知素志，冰操見貞真。
砥柱流中勁，梅花雪後春，
關山千里夢，數點淚痕新。

卻說高唐州因倬然走了，之後，州官將盛二責三十板，也下了監，遽了越獄，通行追緝，聲息漸漸緊起來。倬然與尚義商議道：「起先解到上司，倒還有分辨，如今出去，竟分不得皂白了。又恐連累屈淵，不如再往別處走走。」因對屈淵說知，屈淵道：「就有連累，我無怨。只是沒個定向，往那裡去好？我卻想著個地方，不知鍾相公意何如？」倬然道：「是何處？」屈淵道：「小人有個表叔，姓呂，名人表，原籍襄陽，因他父親曾在江西南昌府屬作二尹，卒於任所，他就營在彼。不想遇際寧王甚愛他，用為門客，諸事信任。現今家資巨萬。他原是秀才，做人慷慨好客，仗義疏財。前有家書來，叫我去走走，我因父親年老，不敢遠出。他書上又托我，在本地請個先生，去教他兒子的書。我如今送相公到那裡，倘少西席，則為西席，如有了西席，彼亦必然相留。以相公之才品，得他薦入寧王，或者倒是一個機會。況聞寧王招賢納士，去無不留的。」倬然道：「我也不敢希望西席，奈日下徘徊岐路，既有這個令親處，只得暫為鵠（棲宿。」屈淵道：「只是還有一句話，如今相公是避難之人，須暫改換姓名方好。就是表叔處，亦不可說明。」倬然道：「極是！我如今把鍾字去了半邊，姓了金；把那半邊折開，是千里二字，做了諱。且與足下相遇甚奇，號為奇遇，可好麼？」屈淵道：「甚好！」倬然道：「只是事不宜遲了。」屈淵道：「小人就打點，明日起身罷。」當夜無話，次早起來，收拾停當，辭了老屈，三人即起身往江西。倬然是個傲氣的人，因出於不得已，千里投人，在路感懷，口占一律詩曰：

問遍河山豈勝游，鳥啼% 路草含愁，
諸君請拭新亭淚，孤客難消宋玉秋。
傲骨羞從貧處折，短歌聊為世情酬，
眼前日月虛相過，未必陵陽晚拜侯。

屈淵在路上，又說道：「我卻還有一個商議哩！此去鍾相公自然說我送去的先生了，只是尚義兒說甚麼人，只得要權時得罪了，可認作鍾相公的管家罷。」倬然道：「這使不得，我心何安！」尚義道：「這有何礙，就這等罷。」計議已定，曉行夜宿，水陸奔馳，行夠多日，已抵南昌府。

原來呂家住在王府東首。進得城來，問至他家，果然住著個大房子，門前站立些管家。那管家問了三人的來由，即進去報知。須臾，那呂人表出來邀請，至大廳上，敘禮畢，坐定。倬然看那呂人表，四十左右年紀，修髯儀面，態度溫和。當下人表先與屈淵敘了久闊的寒溫，次問倬然。屈淵代他說了籍貫並假姓字，又將來意說了，倬然也道了一番初會的套話。人表看倬然風流倜儻，先已歡喜，及至論談之際，見他風生籍籍，出史入經，連聲贊道：「台兄少年大才，玉堂金馬之品，當今第一流人也，弟恨相逢之晚！」是夜設宴盛款。次日，即率兩個兒子，大的十五歲，名匡力，小的十三歲，名襄力，拜從受業，賓主歡然。

評：

尚義之救鍾生，是燒冷的人，不似薄老之不放空箭。可見仕路中人，不如一禁卒，能不慨之！